



書叢藝文

了他瞎了

著 臣 幹 左

海 上

行印局書藝文

1 9 3 2

他瞎了

至親愛惟一的媽媽！不知道這是什麼時會，您在外飄泊的兒子，也記得提起這一支禿筆在熒熒如豆的煤油燈下忙着寫這封給您呵！母親！我還恍惚記得是當我飄流到A埠的時候，曾因為Y姊的事寫過一封信寄回的，恐怕就只有那一封信罷，這不能不算得悠久的期間中恐怕就只寫過那一回吧！唉！母親！您也許在這永久接不着信的當兒為您的兒子流淚吧，流着淚為你兒子祈禱吧。母親，你不應該心慈到這樣，一個背着母親私跑的小羊，一個無時無地不使母親担心流淚的不肖子，那裏能夠承受您那純真的愛呢？母親，您如能夠詛咒，您如能夠把我當仇人一樣地永遠懷恨在心頭，那，你在外面像游絲飄蕩的兒子呵，也許能藉此得着

一點安慰！

我怎不懷戀那山青水綠的故鄉？我怎不想念我年近六十的母親呵！在一個時候，我真想鼓起勇氣，帶着遍身的紅紫哭着投到你們的懷裏來，即算你們的手臂不爲我張開吧，我就半倚在你們溫熱的前胸或者背脊，就是腿幹也吧，總比我孤零零地一個在那寂寞冷酷的荒郊裏遭雨雪的吹打要好多了。呵呵！母親，但是您兒子承您賜把他這一幅高傲心情，終於是幾次想提動腳跟幾次又停住了。這蓬頭，這油膩破碎的衣服，這油膩破碎的衣服裏面所掩蓋的青青紫紫的創痕，我那裏能夠就這個樣子跪在您的跟前，我那裏肯就這個樣子跪在您的跟前偷看你那淚水把您皺紋百折的老面洗濕呢！我更那裏肯聽那曾爲我掉首不問而現在居然發迹的人們的訕笑呢！唉！在這一間黑暗的小屋子裏，除掉這罩兒已經龜裂的小小火油燈外，伴我的只有四周圍的黑暗，和窗外呼呼的北風，我想起了傷逝的青春，

想起了十五年——十年前吧——的我，我只有埋頭痛哭，淚珠一顆顆地滴到油膩的衣袖上溜溜地滾着。母親，這八行箋上，像雲霓也似的漬印，都是從我眉毛下面深陷下去的兩個黑洞裏流出來的呵！就在這個時候，我常常從那本破書裏面清出您和慧的像片來狂吻，拿牠來撫慰我的流血的創傷，因只有爲您同慧才設有能力使我忘却創口的疼痛。

轉瞬這幾年，我真不知道這歲月是特別短促還是特別悠長。看我自己，昔日倚在您懷裏時厚厚地裹着骨頭的肥肉，同Y姊並頭一個鏡子裏比賽漂亮時的團團地白臉，現在全消失了，母親！現在我才知道人身上有這樣可怕的崢嶸的骨頭，我才知道人的臉色也有黃得像臘一樣的時候！這似乎是歲月的威權吧！我不敢想像，母親，我不敢想像您現在已經變了怎樣的樣兒。昨天，我一個人從城隍廟裏回來，沿途遇見一個乞食的老婦，他的頭髮像剛才在地上打過滾的白山羊的

毛，那樣可怕地覆在她的頂上；她的眼睛凹下去了，眸子中白的一部已經變成淡綠色了，並且淡綠色的中間還散佈着一些網罩似的紅絲，已經沒有神氣了，裏面似乎充滿一些長年不盡的淚光；嘴唇抿得成一個弧形，笑的時候，總像在表示她心中的苦痛，我不忍再看她了，安知她也不有兒子，不也有兒子不肖地背着她私跑呢？母親，日夜爲着我眼淚洗面的母親，您該不至有這樣地老吧！

不幸，Y姊前年就死了，他嫁的消息，是從你給我的信上得知；他死的消息，却是在飄泊在W縣時一個同鄉人告訴我的。唉！那晌正是我想自殺的時候，我覺得造物主太不見情，太無能力了，既然創造了生爲什麼又容許死呢？又必得要可以不死的人死，可以死的反而不死呢？唉！母親！您怎樣的不幸呵！從您手裏培植起來的兩顆嫩芽，平日不知灌過多少血液，時而又恐風吹雨打，時而又恐牛羊來踐踏，而今，正是您要收穫的時候，一顆被大水冲去了，一顆又隨着枯萎

地死了，唉！我知道您蒼黃的額上，一定佈滿了無數深沈的黑痕，呵呵！您永遠忘不掉那兩顆由萌芽而至成熟的枝芽中你自己的生命嗎？至愛的母親啊！

我不知哭過多少回，當我走到回憶的國裏去的時候。因為Y姊的死，我幾年來未曾開過笑靨！有時也在哭的中間冷笑過幾聲，唉！人，渺小得如何可憐的人呵！

每逢我遇着故鄉的人，尤其是那些與我們家裏有一點點關係的人，我必定要詳細的請他告訴我他所知道的關於我們故鄉的事，雖然我飄泊在這零落的異鄉數載了，然而家裏的幾件重大的事變我卻知道得清楚，我知道遠房的六伯父謝世了，我知道八孀的女兒——我在家時梳着兩個小牛屎餅還有八歲的瓊子——也嫁了人了，我知道那顧家的小姐也嫁結陳百萬的大兒子了，並且已經結下若干果子了。呵呵！我雖然在這舉目無親的異土，我的心神，我的魂魄，何日不在故鄉

縈繞呢！但是一切都似乎改變了，如果我有機會再投到您的懷裏來，唉！我到何處去找尋我從前的夢痕呵！

母親！要飄過海的船兒，才知海的權力！我而今嘗到了，嘗到了人生的意味了。母親！您給我的一雙美麗而健壯的羽翼，現在已被那冷酷的風吹得零亂了，凋殘了，您給我那充滿了周身的熱血現在也爲那一斑兇殘的鷹鷂吸盡了枯乾了。母親！我應該跪在你腳前懺悔，求您的饒恕，我的傷處，也得您的熱淚爲我澀洗，您的手掌爲我按撫。呵呵！我從那山青水綠的地帶飛出來在這一片沙漠中旅行，我沒得過一滴甘泉來救我的飢渴，我沒有看見一叢青草，使我也在那上面好好安息一回，我目前的只有那蓋天捲日的飛舞的黃沙，遠遠地只有茫茫地一條望不見盡頭的路。母親，也許是無望了，保得定我不在中途被那一陣黃沙蓋沒了嗎？保得定我自己不因爲一旦精疲力倦，落在那黃沙上死了嗎？好吧！好吧！在

我的氣力還沒有盡的時候，我總要向前進，向前飛，我要知道人生的究竟，我要知道除了這渺無邊際的沙漠而外，到底還有不有一塊比這個較好的地方。母親！您爲我祈禱吧！祈禱當我力盡地死在那沙灘上或者被黃沙掩蓋了的時候，我這渺小的身體也能隨一陣大風夾在那些沙子裏吹落到您的腳前，請您在我已經冰冷的嘴唇上面吻上一吻，零亂的毛也替我清理一清，我就滿足了，無憾了。媽媽！

我實在不願提起我從前的事情，然而當我一個人靠在牆根坐着的時候，這些幻影就一幕幕地開展在我面前，我有時往往跟着階前的雨點，或者天空的圓圓的明月一同下淚，但是一個人哭了一會結果還是笑起來，原來是夢呵！回想做夢的時候的愚騃，能夠忍住笑嗎？母親！這一哭一笑的生涯，偷偷地刮去了我的青春，偷偷地刮去了我從前不可一世的志趣。

我一點也不怨誰，除掉感激之外。我感謝你們使我婚姻不自由，我才有機會

逃出您們的手腕，感謝您們不爲我擔憂，我才能仗着胆子作這長途的旅行者。我的眼界因爲您們而開擴，我的胸襟因爲你們而收獲了許多奇怪的東西。我感謝您們；我對你們沒有絲毫恨意。

記得那天晚上——是個有月亮的晚上呵！——我從家裏後門偷偷地跑了出來，身上僅僅地背着一個小小的包袱，我一點也不畏懼地向前奔。經過石橋的時候，我還向水裏的月亮望了一望呢！那個地方是我同和弟——那九叔的兒子——一道釣魚的地方，那次我只對牠道了別意，就走上到B縣的坦途。

母親！我要開始把我飄泊的經過告訴您了，我求您的哀憐，並且求您的饒恕。媽，但不求您爲您兒子流淚，當您看到您兒子身上的創處的時候。

到天亮我才到了B城，我還記得曾倚在城門洞子的牆上吃過一對老夫婦做的糖油餅，我那個時候儘笑着想像您們吃過喜酒後又找尋失去的人的情形；您一定

用哭聲喊那些吃過主人贖下來的酒菜臉紅紅地僕人出去找尋，一切的人都忙着，甚至連已經安息的小孩子們都被吵醒了，後來您一定哭了，痛哭了，您一定怨天恨地說他奪去的愛兒，同時那些愚蠢的而又喜於討好的僕婦們將遭不幸——尤其是看侍我的張媽——同時這個消息傳到了顧家，也會引起他們的嗟嘆和失望吧。我只有笑我只有慶祝我自己的計劃的成功。

在B城玩了半天就跳上了到N埠的船。在B城半天，我非常感到遨遊的愉快，我把從家裏——從您的櫃子裏——帶出來的一百元，好好的收藏了，我感謝那一部七俠五義，他告訴我一些現在可以應用的學識，我仿佛也像一個英雄，的確那時候我曾做過想結交天下英雄之士的夢。

到N埠的計劃本來是先定了的。我久已羨慕江南一帶的碧綠的天，澄清的水，那種秀美的峯巒，那種富有詩意的人物，我久已就有心去拜望牠們了。說到

他瞎了

這裏，我又得謝謝你們。

N埠有一個姓吳的和其他的幾個好朋友，計劃是要先去找他們，但是誰又知道我還沒有到N埠就在A地下岸呢。

那正是一天的下午，我一個人在豆腐乾大小的艙裏守得無聊，鐵絲網護着的小窗子裏看得見那微微掀動的黃色的江水，和緩緩地移去的蔥綠的土堤，令人感到自己是一步步同故鄉離遠了。忽然那個同艙的何君帶了另外三個生人進來，他們嘴唇裏夾着的煙捲，早已就打破了這一間小屋子裏的枯寂，原來他們都是B地某大學的學生，這次是畢業後回他們的故鄉A地去的，他們滿臉堆着那令人欣羨的勝利的微笑，他們目光裏似乎反照着一些燦爛的花朵的影兒，他們自己只顧談着一邊拍着緊貼着嘴唇皮的烟捲，一邊攪着手心裏掬着的瓜子。他們從方頂帽談到某教授的大皮鞋，從某女士的褲子談到回家去的計劃。我，孤孤單單的我，在

那時候還沒有認識人生的我，當他們哄笑的時候，我完好的心弦不禁共鳴起來，他們也因為這個請我參加他們的談話會。

母親！就是那一次，我就把我到N地的計劃更改了，就因為那一次我後來竟在那凋蔽的A地住了兩年，就因為那一次，我的嫩弱的心上才致被人射了無數支冷箭。

當下船的那一晚，那姓何的就來約我。他們從兩天來的談話裏，知道了我的苦衷，他們也因為我的原故一兩回收斂過那擺在他們臉上的微笑，他們曾用溫柔的話來同情我來鼓勵我。母親！天下那裏如一班人所咒詛的冷酷呢？我不禁把他們當我唯一的好友了，母親！因為這樣，我竟允許了他們的請求和一班陌生的青年一同踏上A埠的土地了。

唉！這神奇的宇宙，這鬼域的人間，誰也不能猜透牠！母親！我只當人世間

是充滿着美麗的同情的，人類永遠是融洽的。呵呵！誰知道同情的裏面還也含着下作的欺騙呢？融洽裏還存留得有自私的詭計呢？母親！我一出來就受傷了，被第一支冷箭的確是那班同情我誘惑我的青年們。

這是一個春末夏初的晚上，正是我來到A地的兩個足月的可紀念的一天。那個時候，我是佃了一間小屋住在東門的，因為臨走時帶了一百元，所以我的胆子一天一天大了。在船上遇着的何君不時來到我家裏玩，兩個月的功夫我一個人把A地著名的地方游遍，我手裏的錢因為游覽和何君教我的賭博漸漸銷失了。這個時候，我餘留的僅僅只有十元，而包飯作裏已經來催過幾次了。這一天何君又跑了來，他不問情由就把我拖出去了，我沒有法只得跟着他。

『老何！幹什麼嘯！這樣：』我這樣地問他。

『走嗎？不要問那些了，今晚我要帶你去見識一件新東西。』他笑着回過頭來。

我只好緊緊地跟着他，到了一排樓房的跟前，有幾個魁梧的男子當我進去的時候站起來了。到這裏我才知道了，何君他是把我引到這妓院裏來了。

爲着好奇與誘惑，母親！我竟隨落了。僅有的十塊錢也沒有了。

從第二天起我的生活就起了莫大的恐慌。母親，在那個時候，我才轉念那些過去的可寶貴的辰光呵！債主的面孔，叫我嚇得哭了幾次。唉！不幸的前途開展在我跟前了，沒有法，我只有一步步踏向前去，也許不久，就變做死神的俘虜了，唉！可憐我這十八歲的渺小的幽靈。

在這個時候，何君又帶着幾個青年朋友來了。

『你窮嗎？』他笑着問我。

事實終於是無從遮掩的，我的那件寶藍花緞的棉袍，顯然是從我身上飛向當舖裏去了，我的皮夾子也無精打采地睡在桌子上了。我就直截地回答他：『我的

錢完了，怎樣辦呢？——我真想回去。『母親！我想起家來了，在黑暗的時候，才想得起過往的光明，正像一個患病的人才得發現健全時的快樂一樣。然而，我怕，我怕你們，我終於沒敢舉動。』

經過何君的威迫和利誘，同時生活的壓迫，母親！我就冒昧地加入何君他所介紹的黨了。唉！在那個時候，我僅知道他們是一種非法的結合，他們有殘忍的主張，他們有凶暴的手段，並且他們有莫大的野心。現在，我明瞭了，我全盤明瞭了我知道他們是受人雇用的，他們的熱血是因為某種東西才騰沸的。幸而好，當我不得不離開A地的時候我就向他們告了辭。

加入黨後我的生活就不恐慌了，何君起初每個月都送錢來，雖然名義上是他借給我的，但是我總沒有看見他問我要還。後來他們又把我介紹到一個小學校裏去當教員。從此他們就支配我一切了，他叫我每月非介紹一個同志進黨來不可，

他叫我硬將我不了解的黨的主張向一切人宣傳。如果不這樣，那你的生活費就得扣除了。母親！我那裏願意幹那些，我那裏願意受他們的指揮幹那些，然而我要生活。

爲着上面的因緣，唉！竟結了一個孽果。也因爲那一個孽果我才離了A地開始我新的旅途。

母親！上面不是我曾說過嗎？當每個孤寂的晚上，我一個人包紮我自己的傷處的時候，不是把您和慧的像片拿出痛哭嗎？母親！你不知道慧是什麼人，但是您也許十之八九會猜到是你兒子的愛人吧。是的，她是我生命的泉源，她是我生活史上最光榮一頁中的人物，她曾給我許多人生的甜蜜，她也曾給我一支利箭穿射我嫩弱的心靈，直到現在還汨汨地在流着鮮血。母親！她是我惟一的愛人，她是我理想中——僅只是理想，——惟一的伴侶。

他瞎了